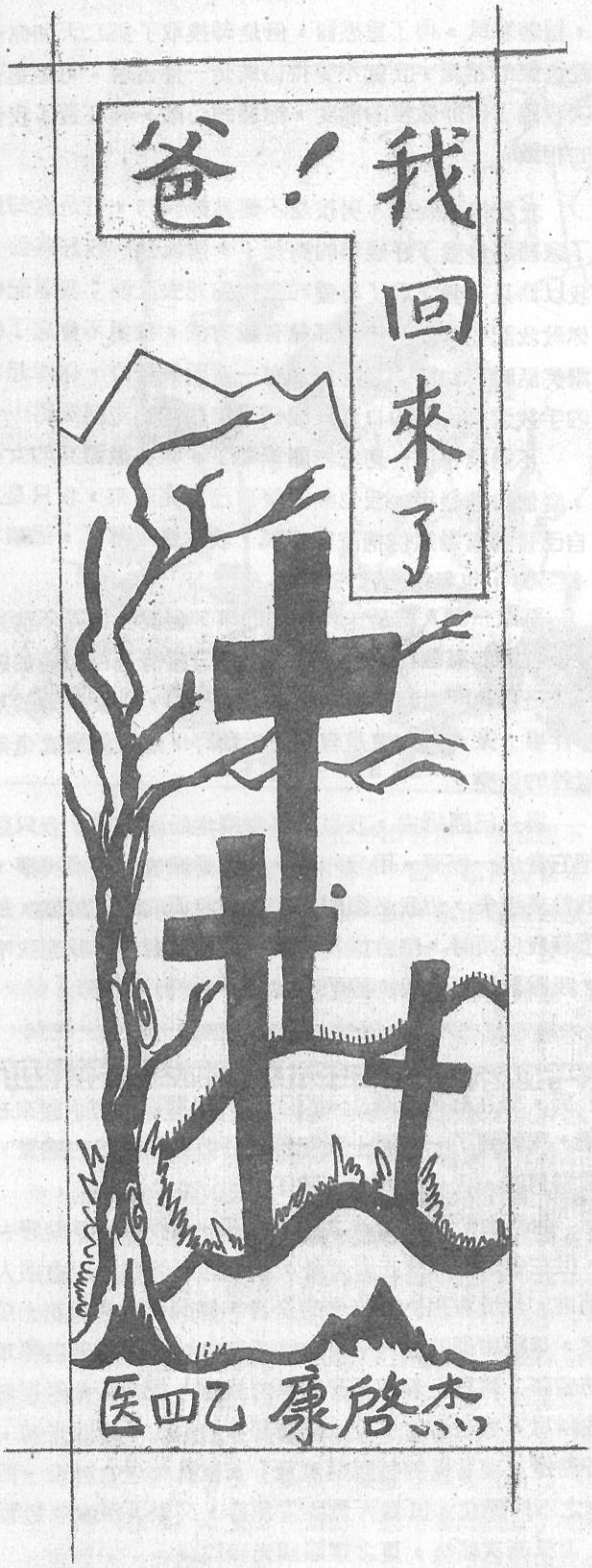


勉強的捱完期末考，草草打點了行李，我就搭車南下。列車在原野飛馳着，但我仍嫌不夠快，我巴不得即刻飛回家裏，看看別來十天的家人，尤其是媽媽，可都安好？同時也向爸爸請個安，就像往常每次歸鄉一樣。雖然自上次回家，他就不再理我——我知道，以後也不會理我了；但我仍要對他說聲："爸，我回來了！"

× × ×

一月九日，星期二，沒課在家閒着。與往日並無不同，陽光還是普照着，雖已入冬，卻無些許寒意。

早上，到達仔處玩了桌球。中午，似乎自覺內疚，不好意思再午睡，就在宿舍裏唸書。三點半左右，來了一張電報，大哥發來的。沒什麼天大的事，家裏絕不會來電報的。頓時，心頭浮出了不祥的預感，顫抖地拆開它，裏面寫着：「杰弟：父親生病，住入屏東醫院，接報速回。」閱後，渾身發冷，喔！難道我即將接受一個不幸殘酷的事實？雖然我一再的安慰自己，鎮定自己，極力的勉強自己否定事態的嚴重性；但我亦明白，爸的病若不是很嚴重，家人絕不會通知我的，因他一向不要我爲家庭瑣事分心。雖然大哥的電報，儘量地輕描淡寫，但那份憂急的心情，我同樣感受得到。

此刻，我固然憂心如焚，但老實說，並無過份的驚訝。自從去年七月，爸來彰基檢查，得知罹了肝病；十一月，再往馬偕檢查，病況無甚起色，我就常擔憂惦念著他。尤其出外讀書時，更是惶惶終日的，唯恐接著家裡來的惡耗。如今，似乎這日子來到了，雖然是太快了些，但我曉得這遲早會來的。

到阿福處，告訴他這消息，他的臉色也凝重起來了。把一切交待好他，我就趕緊搭車回家。在車上，我仍一直的呼求著神："父啊！在祢凡事都能，求祢將這杯撤去。"（註一）想著從前與爸爸相聚的時光，多麼的溫馨、幸福、快樂，多麼的有安全感，多麼的感到驕傲和引以爲榮。自懂事以來，曉得感恩，頭一件事，便是感謝上帝，使我有幸生爲我父親的兒子。

然而，殘酷的事實或許即將橫梗於前，或許我即將變成沒有父親的孩子，好淒慘可怕的光景啊！我不敢再想下去了。天色已入晚，車子在暗寂的田野中奔馳著，我惶恐無依的心更覺惶恐無依……

趕到醫院，已八點多了。原本肅寂的地方，此時更

是死沈沈的。找到了爸的病房，門口圍站著許多親友，個個都神色肅穆的，好慘淡的氣氛，令我益覺事態的嚴重。進了病房，裡頭一張床，爸躺著。兩邊侍立著我五個兄弟，就還少我一個人。媽已不支的跌坐在房角的沙發，表姐陪著她。媽向我說：＂孩子，你爸不行了。＂我馬上到爸的床邊，喚著：＂爸，我回來了！＂但爸已不會回應我了。床欄杆掛著一瓶血，一點一滴地輸入爸的身體。呼吸，心跳還有，但已非常微弱。我再回到媽那邊，擁著可憐的媽，爲什麼？爲什麼？一連串的爲什麼，我問著媽。有人叫我再向爸喚幾聲看看，因爸一向最疼我的。回到床邊，我搖晃著爸的身子，直喚着：＂爸，我回來了！＂爸依然不答腔。我握著爸的手——這從小呵護、撫育我們兄弟長成的手，這蘊含無限親情、爲子犧牲的手，跪在床邊，再度祈求著上帝。看看爸爸，又別過頭望望媽媽，＂孩子！看你的母親！＂（註二）我的淚水已如泉湧了。

企盼的眼神，寄望於醫生，他也只搖了搖頭，表示愛莫能助。可憐的爸，一生行醫濟世，活人無數；此時却病得令醫生束手無策。唉！人算什麼？人算什麼？多渺小！多有限！＂父啊！祢若願意，就把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祢的意思。＂（註一）——千九百多年前，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，作過如此痛切的禱告，後來，父神成就了祂自己的意思；今天，父神也同樣成就了祂自己的意思——九點十分，爸終於斷氣了。

周遭起了一陣騷動，有人號啕大哭起來。媽被人攙扶著，來到床邊，撫摸著爸的臉龐，哭喚著。我們六個兄弟，也都伏在爸身上。爸死了，去了，不會再回來了，我們母子成了孤兒寡婦，到今天，夫妻緣盡了，父子緣盡了，嗚乎！蒼天何忍？蒼天曷極！！

醫院的救護車，載著爸的遺體，朝家裡慢慢的駛著。抵家時，已值深夜，門口圍聚著許多人，大家都寄予同情的幫忙著。攙著媽走進屋裡，嫂嫂們迎了出來，都已哭成淚人。這原來竟日洋溢著歡笑的甜蜜的家，如今變成憂戚籠罩的喪宅了。

爸的遺體被停放在客廳裡。二哥抱來了出生才三天的小女兒，來到爸胸前，啜泣著說：＂這是阿公。＂媽也嗚咽著：＂可憐的孩子，要是公公多活幾年，不知將如何疼妳。＂爸一向就希冀著一個孫女兒，因我家六兄弟，沒有女孩；而先後娶了三個兒媳，生的也率皆男孩。好不容易，三天前，二嫂生了一個女兒，雖然爸在病榻上，高興的流出了眼淚；但尚未給孫女命名，他就撒手人寰了。

長夜漫漫，我們却了無睡意，與爸相聚就只剩幾個鐘頭了。明天下午，不！該說是今天，就要行入柩式了。嘗讀到袁枚祭妹之詩，謂：＂孤魂通夢遠，飛舟送終遲＂，這意境此刻益覺傳神。我雖亦無預感有何先兆，所幸還趕得上送終。爸硬撐著那口氣，就只爲了等我這不肖却爲他所憐愛的兒子。然而我仍埋怨著家人沒早些通知我，以致未能在爸彌留前，與他說幾句話。媽告訴我：爸上星期六又往東港教會參加封牧典禮，可能因往返奔波，星期天突然發病，才住進醫院。爸以爲我正在考試，囑咐家人不許通知我。直到昨天早上，大哥見爸病勢沈篤，才去電叫我回家。哦！偉大的爸！可憐的爸！您如此的處處爲兒子著想，一意望子成龍，出人頭地；殊不知您不孝的兒子，却仍夢裡不知身是客，一饕貪歡，前天晚上，還跟朋友逛中華路，昨天早上，還在打乒乓球；而您却躺在病床上，肉體痛苦的與內心交戰著，如使徒保羅所謂：＂我正在兩難之間，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，因爲這是好得無比的；然而我在肉身活著，爲你們更是要緊的。＂（註三）爸！孩子能體會到您臨終的痛苦，這世界唯一使您眷念的就是我們母子。縱或您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，我相信您不會那麼忍心拋下我們的，您內心也是捨不得的，您也知道，留著活命，爲我們母子更是要緊的；只是，只是上帝要成就祂的意思。

想到爸自罹病以來，還是肩負著一家的擔子，還是盡力的在教會裡服事神，還是處處的幫人家的忙，整日馬不停蹄的工作著。爲了使我們一家有著舒適的生活，他仍然硬撐著有病的身子，繼續執行著醫務；在精神方面，他更是強顏歡笑，儘量不使家庭罩上陰霾，使我們一家樂融融的。這「甘爲孺子牛」的親情，這無比的愛和犧牲的精神，眞是「欲報之恩，昊天罔極」。

十日下午，靈柩運來了，親朋也陸續由各方趕來。兩點半，開始舉行入柩式。我們兄弟把爸的遺體，移置入棺木裡。儀式後，就要蓋棺了，大家再次瞻仰爸的最後遺容；媽在裡房也哭求著要看爸最後一眼，親人拗不過她，就攙著她，來到靈柩旁。媽再度撫摸著爸氷冷的臉龐，已泣不成聲了。要蓋棺時，媽還是緊攀著爸的身

子，不肯放手。是的，這一去就永遠不得再見面了，人天永隔，恨水悠悠，"同穴冥何所望，他生緣會更難期"，卅載鶼鰈情深的日子，而今緣份盡了，餘生的歲月將如何度得？難怪媽會哭得傷心欲絕。流淚眼對流淚眼，傷心人勸傷心人，最後總算把媽拉開了。

琛和政晚上也來了。從來我們三人聚在一起，都是談笑風生的，今天卻都顯得木訥了。無限的關懷和同情，盡凝於無言之中。猶記得上回相聚時，還跟他們熱烈地討論著一個問題——如何來度最後一個學期？該爲準備實習而用功唸書；還是要在最後幾個月的大學生活裡，製造些美麗的回憶呢？當時我仍相當猶豫，究竟該說，只剩幾個月的時間好努力；還是該說，只剩幾個月的時間好玩？不過，眼前我已不再猶豫了，望著爸的遺像，望著媽憔悴的身子，我已曉得，溫室的生涯該是結束的時候了，今後，我必須正視且去踐履，這一條我應該走的路。

停柩在家的日子，陸續來了同學們的慰問信，那眞摯的友誼，殷殷的關懷，令我在展讀時，淚水每每濡濕了信紙：

「*Cambor* ：

聽到這不幸的消息，眞不知道如何安慰你，如果想哭，就痛快的哭吧！爲那幽默而和藹的老人……」

「*Kembo* ：

"*Where he comes from , where he is going* "，伯父在他所愛的親友心靈的每一角落，播下了仁愛的種子之後，便悄然隱退，他含笑而去，滿載希望與祝福。因爲他堅信，終有一天，種子會萌芽、茁壯，綠樹成蔭的……」

「杰：

從未遭遇如此切身的痛楚，因此不易了解你難過的程度。但希望你節哀保重，別忘了彼岸有你父親的欣然讚頌……」

「杰：

在人類未能確實了解生和死的眞正面目以前，基督徒的默哀和禱告，也許是最得體的方法。…望兄善加克制，以處大事。所謂仰體親心，而繼先人之志業……」

「阿杰：

期末考廿二日開始，大家希望你堅強些，來參加考試。確定了葬期通知我，班上有人要到你家去……」

「杰：

北風聲裡帶來的愁思，哲人已逝！
我僅能在此默思著一切永恒的眞諦。
——願獻上我最大的哀悼之忱……」

十五日清晨，媽又跪倒在靈柩旁，悲痛的哭起來。這是停柩的最後一天了，下午舉行葬禮後，爸就得孤單一人睡在陰冷闃寂的墳塋了。

早上九點多，已來了許多參葬的人。阿華和阿智也在十點左右抵達。老遠的由台中趕來，代表了班上同學，向我們一家寄上最誠摯的慰問之意。校長也託他們帶來了輓幛，唉！學校不大，但就有著暖暖的溫情。他們給我帶下幾本書，阿智也幫我抄了幾份筆記。接過了那濃濃的友愛，我的眼眶又濕潤起來了。

下午一點，先在家裡作完簡短的禮拜，就由我們兄弟扶柩到教堂舉行葬禮。

莊嚴而悲淒的琴音，裊裊繚繞在教堂的空間，如泣如訴的，使憂傷肅穆的氣氛中，更瀰漫著濃濃的愁。

"我們沒有一個人爲自己活，也沒有一個人爲自己死。"主禮的牧師在講壇上唸著。"我們若活着，是爲主而活，若死了，是爲主而死。所以我們或活或死，總是主的人。"（註四）

"……如今主所託付他那美好的仗，他已打過了，當跑的路他已跑盡了，所信的道他已經守住了，我們確信，此刻他已贏得了永生榮耀的冠冕，受著主的讚賞：「你這善良又盡忠的僕人，你今日可與我同住在樂園。」願神也眷顧安慰故人的遺族，直到永遠——阿門"

"故人一生勞碌辛勤，爲教會、爲家庭、爲社會，鮮有安逸享受，其勤勉刻苦精神，足爲衆人表率。"爸的好友吳伯伯，老淚盈眶的講述著故人略歷。"值此天年，正宜稍事悠閒、含飴弄孫，遽爾因積勞成疾溘然長逝，實令人惋惜追思，正如美國林肯總統說的：「上帝已經把他召回家去，我知道在天國要比這裡好得多，只是我們都那麼地愛他。」……"

是的，我們都愛著爸，因爲爸是那麼的愛我們。有幅輓聯這麼寫著："最關心，怕大兒子辛勞：他該歇歇

；難忍淚，聽小孫女呼喚：我要爺爺。"小孫女還不會喚爺爺的，但愛就像一條鎖鍊，繫著我們和爸。"天國要比這裡好得多，只是我們那麼地愛他。"唯一可告慰這無涯之憾的就是：爸已息了他世間的勞苦，享受著天堂永生的福氣。

葬禮之後，隨即出殯。我們兄弟護著靈車，和其他幾輛車子緩緩地、哀沈地駛向墓地。

"諸位！天父已經召我們敬愛的康長老，回到祂的家，……此刻我們將他埋葬，使土歸於土……"靈柩在新塚裡置致底定之後，牧師莊嚴的說著。接著大家又吟詩、禱告。然後親友們把一掬一掬的黃土往墓穴裡撒，今後，這就是爸長眠的地方了。我想起了爸以前在三舅公墳塚所題的詩：「既爲天上逍遙客，不作人間福壽翁」，是的，地上的享受是短暫的，天上的福氣才是永遠的。"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，雖然死了也必復活。"彷彿，這句千古不變的金言，又響自天門。我抬起淚眼，西天絢麗的夕陽發放著耀眼的光彩，阿輝說："別忘了，彼岸有你父親的欣然讚頌……"我拭去了淚珠，與親友們一齊吟詩，欣然讚頌起來。

同學們都勸我參加期末考，於是在爸安葬後第三天，我又離家北上。臨別的一刻，媽又忍不住的哭了。哽咽地向媽說聲："媽！我走了。"強忍著即將湧出的淚水，我離開了家門。

一到台中，我成了沒有父親的孩子，然而這繁華的都市依舊燈火輝煌，車水馬龍。孩童依舊嬉戲著，情侶仍然依偎著，「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」，有幸福是永遠沈浸在愛的人們；而我已沒有了父親，我已失去了父愛。每當耳聞稚子呼喚爸爸的聲音，每當目睹人家天倫之樂的情景，在在惹起了我喪父的愁懷。

珠江依然門庭若市，大排長龍。憨直的「大塊頭」看到我，沒經過大腦地爆出了一句"老康啊！你這幾天是死到那裡去了，怎麼都不來吃飯？"看著我凝重的神色，瞥見我臂上戴著的孝，他默默不語了，臉色像是非常難過的樣子。喔！「大塊頭」，我不怪你，平常我們都是開玩笑慣了。只是，誰曉得我父親會那麼突然的去世呢？誰曉得?!誰曉得?!

同學們都很熱心地幫忙我，使我在了無頭緒之中，能奮力去準備考試。到學校與同學們重逢時，彼此不再像往日那般明朗的談笑了，但我常能感受到顆顆善良的心熔注於我身上的關懷和溫暖。

我也感覺得到父親與我同在。時常，我總又憶起了父親，於是我讀著聖經，吟著詩歌，直到淚流滿面，然後再拭乾眼淚，埋首於書堆中。

終於，我順利的通過每一科的考試。

× × ×

快到家了，「近鄉情更怯」，從來不曾有過如此的感覺，這回的歸鄉竟這麼深刻地感受到。方才還嫌車子太慢，現在快到家了，我又矛盾起來。我怕看到家裡因父親的逝世而支離破碎，我怕看到媽和家人還一直沈浸在悲哀中……

抵家門了，一切景物似乎都別來無恙。進了屋裡，媽在床上休憩著，我喚了聲："媽，我回來了！"媽別過頭來，眼角依稀殘留著一條條的淚痕。

帶著一束鮮花，我來到了爸的墳前。蟲鳴鳥啾的聲音點綴著墓野的沈寂；落日的餘暉，淡淡的灑於其上，染了一片金黃。好一幅美麗淒涼的圖畫，我的心又激動起來了。

奉上花兒，我依依的喚著："爸，我回來了！"沈寂的墓野，依舊只有蟲鳴，只有鳥啾，爸依舊不答腔，但我相信爸聽著了。這時，西天絢麗的夕陽又發放出耀眼的光彩，和煦的灑在我身上；微風吹拂著我的髮絲，像是爸的手，無限憐愛的撫著我的頭，我的臉頰——「這人是我的兒子！」彷彿，我又聽見了，一個偉大的父親，用著舐犢情深的口吻，勉勵著他的愛子："記住！當你贏得這世界的敬禮時，即使是在天上，他仍將喜淚交流：這人是我的兒子！"

——謹以此文獻給吾父在天之靈——

註：本文所引各經節，均記載於新約聖經。

註一：路加福音　二十二章　四十二節
註二：約翰福音　十　九章　二十七節
註三：腓立比書　一　章　二十三節
註四：羅馬書　十　四章　七、八節